



鳳洲筆記文目錄

卷五

送周仁子之淮安理刑兼迎養詩叙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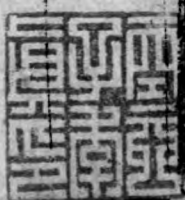
南豐先生集叙

祭張府君文

同年祭華學士父文

贈盧翁序

都事君述



明詩評叙

卷六

明詩評後叙

秋官景行上篇

景行下篇

祭魏太夫人文

壽藩慕靜菴先生偕龔夫人七十序

贈子善沈先生任鄱陽令序

死事諸臣贊序

壬午諸贊序

鳳洲筆記文目錄終

鳳洲筆記卷之五

海虞文臺黃炎中校

文三

送周子仁先生之淮安明刑兼迎養

詩叙

嘉靖庚戌春二月刑部主事佐漕法者以滿請
尚書心念漕事重非明恕閒習於古弗利而周
子子仁前令進賢有聲尚書稚重之請於
上沿檄往於是周子益主事三月矣先頗與鄉

人王世貞善問謂曰予不忍舍子然亦不能終就子而北其為計何似怪問之則曰二親老過七十矣而又旁鮮兄弟日予之奉之進賢也案牘之朝暨夕得假侍歡笑焉洩洩融融忘非里中亦殆忘其勞既擢從過家轉欲存而北百歲晏饒霜霰阻水陸車怠馬煩恐罔以任期盡予戀戀而欲留也二親強好曰若簡書之不恤哉而為二老人二老人幸未大衰函往不可以虛辱

天子之命予別然後知別之難也皇皇然若靡有倚身若有而若無位曷以係焉攷今甲曹屬中未便旋風土得攄款乞南就養即弗許吾姑有移罷耳世貞曰孝哉子姑俟之其必有以合也蓋未幾漕命下所治淮淮去家近得以其官迎養世貞於是知尚書之用人一也其飭政違於情也周子之純孝感也其敦情達於政也雖然以為子計則盡將子之漕計何哉夫淮漕之甬而南北之喉領也舟萬艘輓卒倍八天子慮

冗衆乏統紀多後期相度劉爲網校如乾沒故
役困其下設御史大夫徹侯帥彈壓之又謂總
府百萃不宜躬決罰而刑部屬必素諳明斷者
借之代行法焉漕輓大司農職其行法既以屬
刑部造艘又冬官主之

天子念國天淮獨得六曹半亦重哉子之勉於
法也盡不足通且不盡不足存體今天校若卒
奔走於途道歲十之六七瘡涸及風不時值卒
浥指將身任大害因有挾便費逐地乏推車餘

妻子者法盡之不無過刻乎或校緣是恣奸利
脍食空剥卒無賴虛喝凌罔族鳥聚攫攘豪貴
人牟水利橫道亡敢問子亦將縮不盡法已乎
上人間率喜怒於本事加損益師或覘縱挾尊
勢臨我身王官也又安得太折子何以處之乎
夫使子棄其爲子豈不重親累之貽盍比理洽
情法黜抗狗日晡而理訊晏而從二親燕也怡
然而復今之舊二親適從屏後聽乃降色加七
飯子其不大豫稱孝哉周子曰善謹受教翌日

發爲詩贈者若干人而予不敏直叙致茲意弁焉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究法比精讞獄尚書雅重之俾閱章奏奏事即疑且屬要者揆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稍已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去就新職迺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

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繇遷固而時時飭已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爲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微言眇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

鳳洲筆言卷之五
今年春新甫乃白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
學亦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
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也其
西距中國萬里而遙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
職者居為予言地多山荒僻筭瘴士故不甚解
曉文義至或挾提學索題題必如所素習不則
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宅子書駭其名為欺
我蓋其時云今

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溥海之內䟽邈不閉阻
深闇勿日得耀於光明稚編而黽結者襲冠帶
其穎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蜚譽彬彬然與中士
並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示之道乎昔子厚為
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
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何豈刺史
兼金谷獄訟案牘乏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
振哉子厚不聞衛文刻肖好近名亦申韓者流
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
稱固自不為子厚者勉之哉

南豐先生集叙

南豐先生集者宋魯鞏子固所著會刻又漸漫
漶不可讀予偶得善本携之楚命工鋟行之凡
二十餘卷僭為序曰自六經之教衰而侯諸大
夫處士之作者各以其質就而靡所正左氏戰
國司馬氏班氏為史學美黠雄整於道漸遠於
事近屈氏之徒為騷學隄側隱麗於道漸遠於
情近又浸而老氏莊列氏荀氏於道於事於情
俱益遠而玄眇詭肆出於道與事情之外不可

有而亦卒不能廢迨後其者下淪濡而為六朝
俳偶都曼蘄悅耳目是六經之教之蠹也兒女
子之溺習而先王之罪人也唐韓愈氏崛起振
之其格力視前數家未卜先後其言多純而少
襍抑亦道與辭之間平又宋而歐陽氏魯氏蘇
氏一時少也諱發天下後世尊信之與韓愈並
而其最尊信而傳者蘇氏也蘇氏摩揣利害驚
決爽陽類史而陰摘莊老荀列之旨濟之以史
之辨於事情或遠或近而道則甚遠也故天下

溺其辭而忘其實莫究其遠近之端倪而爲之
用獨歐陽氏稍爾雅典厚於道不惟近之而時
或有以闡發曾氏出其門其所持議論歸持等
也而出之以詳整不刻於事事則顯不規於情
情則達其著序記書傳之類鉅垂琬琰細或酬
應雖率然之作大要離道寡矣嗟夫文以爲道
設也六經之後濂洛關閩之外舍曾氏奚適哉
或謂其纏累質衍病古若鮮足師法者又非也
蓋曾氏之言曰禮元酒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

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時用夫時
之變而下也雖聖哲不得而昂之苟足於用而
無畔道則安之矣鹿皮之幣綠絺蒸績索直千
萬實不過數金雕枳棘粉嫫母相率而六朝之
歸母已其曾氏乎率其辭進而騷而史而諸子
未也率其道進而濂洛關閩未也六經以爲準
臣百家獵群宗而取節焉斯則善於習曾氏者
矣

祭張府君文

代作

鳳洲集卷之五
一
嘻噫府君皇造弗竟摧峯涸瀆仙範永闕冲體
在木嗣人東奔扶服修轂群夢畢奏白年曷贖
長吏邑填戚黨巷哭噫嘻傷哉我聞在昔張仲
孝友爰播江漢胤滋孔阜曷式廓之府君其後
肅肅儀羽溫溫璫玖異學銖累宏諳川受植是
禾黍芟其稂莠令名具裕奇數鮮偶孰抑之窮
而瑟是工蓄踰半豹藝匪雕龍縱心條暢攄藻
遐通威鳳匿彩白駒咏風茹德服儉樂憂忝窮
奕奕嗣人冠弱明奮砥業好脩以有嘉聞初矢

法曹戒喜平愠天卿是遷百辟其訓手疏目計
劑等稱分陟賢忘庸斥壬服明靡最弗具有秩
用章厥推伊何惠綏寵光嵬冠旣加朱紱斯皇
服君之教君食其報報君之優君歛其休室靡
改辟躬曳敝裘輿馬佻素僕從簡脩敦行益勅
擇語寡吝世緣匪絕貞標曷徇置身澹泊黜意
榮峻孰不百年竟睽耳順噫嘻傷哉豈仙者流
而厭塵其契脫羈追蹤大化武陵南澨靈館
幽榭或游其間曷辨晝夜靈輶頓遷廣陸屯遭

白楊噉號悽咽流泉纏悲薦紳矧茲象賢敬因
執紼陳我鄙言噫嘻傷哉尚饗

同年祭華學士父文

嗚呼我公遯於惠埜悶悶中晰肅肅大雅務勅
孝行亡暴鰥寡弗究於國宜家則那手植之材
輯爲巨厦族政風洽絲棼刃剝旣斂而施知裕
乃舍宗戚閭右恃以靡墮尔粥尔服覆露寔夥
躬履純素室謝艷冶豈乏紈縠而厭是輿馬茹
福弗殄以厚嗣者爰嗣夫子濬發厥源貝齒璣

壁用賓帝門抽言石室馳績文園馳封慶祉一
何便蕃誰其教之公範攸存疇哉報之夫子寔
敦二十四載旣佚以尊謂其永奠而遽即幽原
嗚呼哀哉曰我夫卜遴士南士比於教者百三
十五公之聞斯喜著眉宇曰古上臣茲道無負
淳也及儕鱗次以舉奠於百年公門是聚駢列
融悵效佐萊舞胡蹈仙召而弗克竟許嗚呼哀
哉南眺吳墟鬱鬱在內中有異藏靈光燭天梓
梓可榮霜髮其遷義故姻分軒車闐闐而獨淳

等生芻尚淹敬藉旃素告之重泉嗚呼哀哉尚
餐

贈盧翁序

盧翁少讀書羅壁秦望諸山既業成迺自顧問
曰士冠履踐先王之跡齷齪抱虛求進即爲吏
務避爽滑稽好時好能之曰乎不能能謝棄有
生累而衣食草木擾鹿豕乎曰不能於是罷不
復應有司辟耕輒饑竟廢箸捐業而遊於杭觀
杭之山川土風多賢薦紳大夫其賤者能樹惇

而又據津要通四方財器伎作慨然曰士何常
之有哉使行販逐什一餘息聖王固抑之吾以
避名而藏身博出而斂假饒以通匱亦士道
旁施致之耳繇是稍稍持篋資貿無有平直相
時而間取贏焉數歲羸入羨益饒益爲平不二
直至閭黨困就貸不大責其後而甚困者或竟
徒手勻可得久之翁忠信行誼卓犖信於閭黨
間行旅若歸闐闐若政府得一語若質宗戚視
若困廩若哺母更久之大信於賢薦紳大夫爭

納履委贄希識面幸甚始盧姓於越著也翁遷杭遂爲杭著姓云而翁暇不憚屬其子濟之曰我蓄德未竟而小道爲術奕奕皇皇夔屈鵬騫我嗇其實爾兼其名盍究於士進耶濟之退感淬奮湛匿於丹鉛之思蓋不下帷者三年而盡熟其父書譽赫然起博士弟子就受易常數十百人嗒之旣以易顯領薦浙褒然士林望之而諸子復次授食學官餽歲時伏膺具衣冠上二親壽翁逡巡却慚曰吾幸以末富柰何令諸

子復儒衣冠據庶人表乎未幾濟之偕計吏上南省報罷還又坐宅弟子事註誤幾弗免又火去積十之八諸薦紳大夫來唁相屬翁咲曰吾響固憂之吾且復故奚唁也於是衆人人稱愧服翁古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於平始晦跡履素仁義附焉旣惕然早見思抑不憚爲盛終又夷然順拂不憂爲窮庶幾哉古逸民者流矣濟之誣旋白爲文章益奇而翁且倦聽子孫脩業息之業當復如故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翁殆才可量也。翁其率初志用克箴於耄老之
戒亦願濟之砥節異道使天下稱賢者親為翁
重焉不亦愉快哉

都事君述

代家君述

家兄情別號靜菴以例授山東布政司都事不
赴家嫂龔氏歲嘉靖庚戌並七十云有丈夫子
四孫一長以補蔭胄次入諱書館及次及少者
孫長者俱業弟博士弟子蓋兄幼失恃先司馬
宦歷嶺南北蜀地絕遠不得過視其家兄束髮

業已屹樹立酬總內外政戚黨懽靡間言先司
馬歸計餘奉賜僅足給衣食而族指衆半窶謀
捐貲易田且千畝推給兄贄焉久之先司馬
捐館兄益恂恂為共謹事後毋孝微不見色忤
某時僅離稚兄厚撫戒曰勉哉其有以副先公
屬也兄自度晚不復可好時而才勃萃鮮所展
發乃稍稍湛意遊生家言別創構池舍手規目
授悉宏固窮伎巧疊竒石倣武丘洞庭之跡引
陂池注之峻嶂遶雷飛梁架亭宛轉深靚有同

自然而又好解音律時時從月夜按歌其間視
榮利泊如也兄不飲酒乃客過竟夕坐至更僕
就明履錯衿解了無厭勸態能談說天文地理
醫卜諸雜藝家既移於好漸薄或歲儉亡假貸
家人故迫促之笑而已族暨姻里後進少一事
足稱響善喜津津見眉宇間豪右陰中仇兄者
頃解過之反與酒頓好矣兄性斯弛愛予而嫂
每茹儉苦析秋毫補之得不大落閨第間屏息
鮮重聞嘻笑聲雖蔬豉鹽醬必辨出納與位置

無失所御媵妾固嚴重而不為陰妬生子輒保
愛如其出盛夏兄必冠見也某藉兄嫂之誨以
有今日吏於京不得奉觴前為壽敢求名薦紳
先生一言著其隱某得持寓祝焉惟畧其標置
之罪與之頓首惶恐

明詩評叙

昔者季氏族太山蓋夫子傷之於乎太山辱也
即太山不季氏族何病尊云唐開元大曆間詩
道遺日中而少陵氏出湛於詩一而時高岑王

孟者此方廣竟逐各傾其人人少嗟氏不能離
而獨尊其尊固在也宋人出而論詩者亡慮數
百千家靡不皐皇然首推右少陵氏一時諸公
縮焉而莫抗而要究所稱說乃逐景研響鑿空
附麗標私其師言而未有刻劇精緻推始究變
當於作者之旨見以為尊少陵氏然耶何宋人
旅也明與士大夫膏育勝國之遺然各悉其志
力往往偏到偶遇而文宣二主寔號嚮賓大雅
潤色鴻度而鉅公先生無以奉稱下風僅構臺

閣體其所顯爵清穆聲施焜赫卒以此故大抵
緣勢襲名緣名易聽緣聽生俗斯道其塗哉盖
少陵氏歿二千餘年而北地李夢陽出其淵朗
洞識契宗始掃而歸之少陵氏超悟頓解間得
於青蓮海內操觚之士疑駭中半已漸翕然趨
奉而信陽何景明與下上而左右之才力互稱
弘止之間和薰被於寓宇譬景星雲物塵皇之
類並輝而駢見作者寧無栩栩揚氣於冥漢耶
二子逝後進麥詐鮮識嗜其其名揣未易加也

鳳洲筆記卷之五
日鉤摘而攻之曰李子惡能自爲詩夫李子少
陵氏盜俠耳又曰何子易易足竟也甚者則及
少陵氏矣大士父審言雲仰延清之屬豈不凌
駕遠邁乎哉又進而江鮑徐庾亡得也割裂支
離蠅咬其餘馥謂爲華卿而示之人也沾沾喜
且交譽矣東方之壑浩漾汪洋窮瞬莫際續蔓
曷底漲有流沙觸而闕舟舟人分自咤曰惡駭
是溟渤深哉余舍傍溪無濶舟也夫不知而尊
之矣尊也不知而不尊之又奚不尊也世貞旣

辭卿學官少知所創艾旦莫風少陵氏集於道
漸有所窺近旣而得李何二君集而讀之未嘗
不掩卷三歎也宏規卓思具體而微間有一二
相襲猶未悟象外非若抵掌談笑而效叔敖者
也卽世所鉤摘語過矣過矣歷下李攀龍貝人
謝榛與予友盛能言少陵氏其所詣力逐二子
謝少稚不能勝李神采奕奕逼且度之而見輒
歛衽遜二氏功以爲太山北斗云
鳳洲筆記卷之五

鳳洲筆記卷之六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文四

明詩評後叙

海內之士結軌稱說詩者亡慮數百千家大指私其師言更互沿習可等別也吾少且賤亡當於作者又不得周游四垂汎瀾上下乎時彥即犯孔氏方人之戒罪何辭哉罪何辭哉似是之談湛淪膏肓尋景逐響竟復奚適私心切憂之

退而與二三君子椎榘朱紫毋令失於亡年之
徑以自程也始者長沙諸公各貴其貴無有憂
厲心切磋之力角險逞捷因率務邇而其名方
大貴足以奔走仕徑此豈有深永之致膾炙人
人哉勢實使趨矣弘正間李何起而振之天下
彬彬然知嚮風云而其下者至或好爲剽竊傳
會冀文其拙一二年耳觀無當於心翩翩然
曰士當自起名柰何影響他人爲也則文喑獵
齋梁之下具而誇於人曰吾乃得其精矣彼爲

少陵氏者何吳人黃氏皇甫氏者流若僂門之
妓施鉛粉強聒笑而其志矜國色猶然哉一者
公甫孔賜本無所解爲道理語度其才氣不足
勝人遜而自眩夫太極陰陽無言已具東之聲
韻豈不窳耶一者應德道思歸田之後駕誣陶
韋必諧自然目到之語黜意象凋精神廢風格
而其徒洪朝選萬士和酷嗜其殘馥左右而播
之於乎何舛也一者關中王維楨悉反諸作推
尊少陵氏間出章什朝野重之此其爲道彌邇

爲禰愈重何者以宛轉應接爲少陵氏之旨以
棘澁粗重爲少陵氏之語至於神格無聞四聲
未協天下相率而贖聽之謂爲真傳而瞽行之
可不辨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憾
焉即使蛙鼓蟬管競奏韶韶稍具耳觀無見難
析丈天鉛塹之業寧爲椎刀鄙勿爲山鷄擬吾
怪夫斯人之涸涸也蓋又悲之其終天弗與聞
矣

王子云吾少僅踰髻也受業山陰駱先生而先
生間試予歌實刀予未究所謂歌者漫應之而
先生重賞且激曰大雅在子哉稍長從學官習
章句不復記憶之是時有陸秀才之表者能詩
高自許可以鄉先生迪功亦下不論其人卽席
染翰便數番多龕外不純又聞吳下彭年秀才
者名得其詩五言律稍馴潔其他故文氏家言
也已又聞崑山俞允文秀才者名其人詩稍宏
麗法初唐未入底奧旣舉進士京師稍稍學爲
詩矣而始隸藉大理與濮人李先芳游李自其

微時即已厭罷時俗顧日夜工為詩格調出襄陽嘉州間秀越溫潤悟入象外已因李識秀水仲春龍仲生雅尚亦在襄陽及一二右丞才具微短已又因仲識華亭莫如良莫頗清令蔚蔚唐人多從游吳彥類益者其名著志實滿矣仁何予為郎比部郎之長孝豐吳維嶽燁燁有一時譽至同列相勉得吳生片語如照乘云予雅自好不能吳生下顧下李攀龍也吳惲貽盛氣欲奪我不待乃悟而折節請正李然其人詩實

小巧清新足炫市肆亡論風格基指云已又因吳識山東馮惟訥湖州蔡汝楠馮博洽多記六朝初唐語格頗近小自出為鮮饒才不當如是耶蔡少年雅慕建安晚始淘洗攻錢劉之業瑩然不污厭然索矣于鱗首予於金華徐文通也亦數之以謂予徐雖用力少其異受勇邁種種見道誠一時之雋哉而天台王宗沐者齒最卑最擅曹中稱自謂得初唐未易許也蓋予居京師七年友師李攀龍次謝榛次李先芳近為社

友者吳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濰楊宗臣耳徐
溫煦予易望知其爲淑人長者詩格調殊不乏
稱其人梁率易寡世好尤工齊梁近始幡然悔
之即二君少加沉鬱之致何所不先宗後出而
資尤質絕耽耽虎視無崇不達凌駕斯世力追
古人嗚呼雄哉李攀龍寡許可它所友稱關中
張才東平劉爾牧予俱已識知之張氣雄渾奕
奕射人雖間作僞父語無損劉質秀才捷尚未
成家

秋官景行志上篇

明興采周制設刑部待天下之麗於辟者署稍
遠不與諸曹並恐上習於聽故且志防也

文皇帝自金陵北都燕別從者曰行在刑部刑
部故自如久之落行在曰刑部吏刑部曰南京
刑部云凡京之市人若兵役他流寓者答以上
無不由部議即天下郡國守令議大辟上御史
按察業允矣非得部類陳疏報可毋敢自論決
少浮外不當部輒就牘反之嗚呼重哉此聖主

執要以裁煩執煩以豫衰通乎仁與義之間者也非大明哲熟於比而覩乎變又負慘怛之愛者烏足與之哉歷考先卿大夫自世公家實而下距於今若數十百人多彬彬令其職所言行善足軌述者富矣特鮮紀載家走生晚也僻僅從琬琰志狀得萬一焉作而嘆曰盛哉我列

帝之休明教澤洽於蠢蠕鮮有甚怪竒袞情法不該之惡間以顛越其斧鑕大吏僅稽程度定之耳又天子以天下任法無干厥守使各徇責自

致故人臣之守不顯而天子之法尊天子之法尊故多彬彬令其職人臣之守不顯故鮮所紀載也洪武中錦衣衛典詔獄叅治事重者其指揮頗橫暴高帝恚悉諸酷具投火奪其任併以返之部孝宗偶於獄意微示輕重尚書閔珪執不肯帝以語劉思宣忠宣曰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帝於是竟屈許閔尚書也不然尚書再執再忤當取伉直名帝何賴焉固知昌明之伐或黜私人以示重或降尊勢以全體

良有寓也作景行志上篇

秋官景行志下篇

刑部屬初有四曰比部憲部都官部 門部後
更定天下省十二司係焉曰浙江等十三司
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三人其各府部寺
院諸曹及南北畿郡獄分隸之職理訟申寃寃
抑設罪無巨細必以法文之天子念郡國民蠢
愚輕為犯吏或得以意益之制詔郎中員外郎
精讞擬者馳傳往量別情意可矜及疑未當為

開釋未減以體閔念元元至意距五載輒遣著
為令若藩國巨室邊帥起大獄所不當撫按決
者以請天子或以遣侍郎次乃郎中及給事錦
衣大校又次獨郎中去即藩臬守相得逕自調
委亦重哉帝王之愛民命也於斯日孳孳制律
以槩有常又推例以體無常其預變固甚周其
原旨乃在保息良弱薄警微愍而歸於仁也今
曹大夫士固亦多好修敦勅蚤作而暮惟然鮮
有究悉茲意者又或以刻覈名時有所增損以

快吾手而金吾緹騎鉤捕至者挾兩端恫喝心
寃之亡敢異甚或借巨璫衡軸之地傾之不吏
展其見云是故厲操秉壹檢慎詳密恪於官之
度也慘怛原恤達於官之旨也今夫有不殺人
者誣之吾緣狗而當以殺人罪固大舛可怪有
救人者訴之吾緣狗而當以不殺人罪此其迥
非直縱逸已也將又重致僂於寃死者此不有
人罰且有鬼禍故論不死慘怛原恤也論死亦
慘怛原恤也仁得所端曰義義有乃為曰仁賢

者所以達于官之旨也語上刑官無後嗣豈不
誠大謬悠哉即使細心以研之本道而參法固
善類之障衛並化之假手也予陋鮮所識然就
聞見標戢而志之若其篤原僚身帥帥怡怡為
世羨仰者蓋其微云茲不備

祭魏太夫人文

維已酉

嘉靖二十有八祀恭簡公毋氏太夫人卒越十
月庚戌秋孟魯孫婿刑部郎王某遥寓嘏饌帛

拜手告曰嗚呼太夫人之懿柔既作嬪於大宗
用篤啓我恭簡躋於顯位亦既有令聞嗚呼太
夫人之歛歟順毋亢母豫靡改於服素天不憇
黔首用降割於魏剪我恭簡嗚呼太夫人之順
拂茹荼豈弗苦曷見於色嗚呼休哉維恭簡服
明訓體學不懈迺與於大道委全是婦不泯其
昌百年胡長嗚呼太夫人寔後之大孝之幼融
優游以終不享其養迺亦有德養不役志於享
呼嗚休哉

壽長兄藩幕靜菴先生偕龔夫人七十

序代家君作

靜菴先生自山東幕歸十有四載爲嘉靖庚戌
偕龔夫入並七十一云先生少壯時則嘗以先司
馬遊宦故留應家中外事不復從有司辟晚仕
不大顯而其中實停蓄博浹升天官地志醫卜
樂章技藝備曉究大要既負奇鮮所寄乃稍稍
放山水絲竹間而某幼朴無宅長則日取博士
家言讀之多辭疾不能預家宴先生既已宴夜

分耳屬某書聲則大喜悅曰尔未憊耶吾乃復
見吾先司馬矣夫有薄田足以具饘粥敝廬足
以覆爾可絕內顧而併日夜藝文之力焉予蓬
累而尾曳逍遙乎遊足矣久之某遂以易舉進
士累官御史先生使使書來指若曰先司馬廢
箸捐舍而游學晨徒步學宮足胼胝家乏書書
從貸里人手抄習之龜裂不便能屈信爾然乎
偕計吏報上從其兄朝列公更負爲僕或併日
僅舉火爾然乎三令邑邑各數年陸沉薄牘期

會又間親兵事山谷間衣面裂髮垂垂白始高
第入南牀爾然乎某受教自度無有惕然若負
刺漸知警於官而先生益暇任適所嗜不復問
生產客常滿坐坐必竟夜漏去蓋某與先生岐
跡而並趨友好以相成如此也曰某按山西謝
病請急得鴈行過閭黨伏臆拊背問暄冷垂二
載病良已眷眷不忍出先生正色而督促某曰
身爾有耶丈夫幸未衰爲官奉職勤力少稱亦
何必重去其鄉若以爲予則健善飯期後尚未

爽也龔夫人從旁史甚力某黽而別又三載而
某按楚還復按司隸行部通虜大入犯通幸藉
天子威靈不下

天子以為習之擢佐臺事置鎮先生已聞大喜
又感然曰得無浮哉又書來示某國恩澤原洗
心冀有以報毋念家若兄夫婦為於乎某自起
家承乏備南北使心乃無日不在先生先生其
忍棄遠某哉良所見者大也先生為人子易溫
厚寡宅腸雖接見後輩及氓隸亦諄諄語可聽

聞人一善事輒喜著眉宇道之朝夕燕見龔夫
人衣冠偶坐亡藝夫人能以禮佐先生以嚴一
媵豎以勤儉補施費者五十年如一日德亦均
備哉先生多丈夫子及諸孫咸脩頌嚮庸補胃
監譯書學官弟子彬彬然相望人以為厚德報
其所手創構弟舍圃沼臚接鳴笳吹遊行其間
所手植木喬而卉繁諸奉觴上壽足樂也某獨
不得與而姑述其所以睽違遙祝之意且謂宅
日得告率子弟陪杖屨歲無數則此實張本云

贈子善沈先生任鄱陽令序

予先大父嘗受易崑崑諸博士師弟子名能易者亡慮數十百家沈氏乃最世其學沈氏自大令公惠州樂清二公從昆季亡慮數十人俱業易應有司辟聲和望天下惠州既稍稍厭其官而子子善遂以易領順天解崑崑之領解以易殆子善始也今年庚戌舉進士由吏部選人得饒之鄱陽令爲子善少鄱陽者曰邑何以當沈君也君博洽好服古誼多文章即不入授管藉蘭

臺譽卑之骯髒猶得備曹郎列胡乃齷齪簿書改習法家言永薄伍君也子善無色恨囂囂然已又爲鄱陽欣子善者曰沈君乃幸肯蒞邑甚善邑隸饒饒之義言饒也諸物力豐備多賈技囊巧甲東南天子以銛故置藩府孽庶浸衍嚙削膏腴窮矣又造器網局動千百計太平入權橐而僅以其奇供將作光祿前後吏亡賴假媒囫圇載即宦者使以游者亡不飫饒器也今親民不爲民地乃爲奸人地耶沈君誠賢其必有

以融濟休息之使饒復舊觀乃不負今子善無
色得顧眉間蹙然若隱憂者予聞之重歎曰於
乎子善其幾於道哉卑其官則其自居尊也易
其官則其自謂才也之二者不足奪子善亦熟
計之矣予請得爲子善言吏弊非獨鄱陽語也
非逆子善之不足箴之也予所居大江南令執
過尊重出入仗衛呵殿類侯王然期會鄉里胥
老堂下跪惴惴白事不敢盡吐露款今不以時
課勸農織間一逮捕督賦牙隸下鄉鄉人人喪

魂魄邀迎行酒炙餽遺財帛無筭民之目今也
若帝目今之部私人也若鬼神此其分去下不
甚大遠哉歲臺使或藩臬監司過令迺降蒲伏
首鼠務諧足意指指或妄有所創革輒從吏曰
創革當得一借段顏色私自慶慰殊愜何敢道
民疾苦與所便不便上人鮮卓識溺於脂軟之
奉卽騰牘書最上考入矣此其分去上亦甚大
遠也今者固上下之關繇導也子善盍務親下
而毋怵上易志而通之致其交乎予再得爲子

善言鄱陽政往年宅郡邑有故忤藩府名者因相習為矯抗至事發

天子不勝親親之念咸逮捕置理吏情不反已所謂囚吏相習為阿奉則又大非親親與仁民均重者也所以邑設令何執敬可以弭橫使去可以維敬委曲可以濟法至網局器供衛外則不緣額稍稍節縮他餽奸人毋得視邑為外府邑毋得以器餌天下夫令與國家靳織息利若太瑣推之不既博哉子善蓋深易者也易益九

三之繇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今潔已存愛上下將近之矣子行而假道侍惠州公有餘教也予則何力之有

死事諸臣贊序

國家既定鼎首風予死事者後又置禮官按實請著為令與時弁帥從軍興奮前力死比比如薦紳先生佐行間寄守土亦多慷慨激切致其節禮官稍失職狗執政好惡其子弟門人故吏非顯仕及饒裕者徃徃格不下咸憤恚罷去甘

湮沒云而太史又失職代終大畧移禮官故牘
寺或與身見相抵牾亦卒遷就志焉於乎所以
驅策樞幹者既大戾後世又安徵哉予爲此懼
竊有志孤陋鮮識也迺行求故家乘琬琰及問
父老錯考其畧人贊之 國家自壬午變後曰
交南之役一土木之役二商昌之役三太宗下
南交隸職方十二歲叛再起吏十中障戍征物
故將二十萬計轉漕資予以百萬計於乎豈直
牙償得哉其死者非以勤贊也勤戒也豈人振

挾睿 皇帝輕犯虜悉中國儲蓄遺之虜自謂
出望外主辱臣死若鼎若桀輩可矣予惜其不
死諫死虜也寧王倉卒起事不屈唯燧加奮唯
遼宏以下則有間矣崩角稽首何衆也於乎豈
所以當於先帝培植之意耶贊凡三卷首卷以
備其最著者次後列焉軍帥死事則雜具將贊
中餘無考

壬午諸臣贊敘

蓋

高皇帝下金陵首詔旌予故御史大夫福壽贈
官賜祠春秋祭弗絕福壽爲元固守死者也久
之下吳先吳未有亡狀而將呂珍陰款實師是
以得前旣迎勞珍旋斬殉於市心未嘗不德珍
仇福壽也德以誅仇以封則豈甘違志反賞罰
哉風於後可思已壬午雖作士大夫習孰上所
指嚮而殉之中外將數百人坐株累誣罔不可
勝計新君叔父也廟社無廢祀民吏亡失業死
之將得不適哉夫思與過不與不及子路之結

纓也先軫狼曠之免胄也過也以規於崩角稽
首則豈帝間然君子迺忍奸議非之耶

文皇帝百戰而得志恐無以壹定搖艱豪傑或
從下起故未戒誅殺懾之且以遂成志耳裏固
可窺仰也曰練子寧在朕固當用夫不惡其爲
已故而抗人其不深惡爲人故而抗已哉予因
集編年遺事稍芟去繁蕪人各爲贊最烈者上
卷次者及首禍者下卷諸將陣沒者宅俟別傳
云

鳳洲筆記卷之六

鳳洲筆記尺牘目錄

卷七

答陸象孫

上朱大卿書

與棘寺諸長官

奉陸先生

與所知

奉虞山先生

奉鴻山先生

寄友人

與徐宜春

答李新喻伯承

寄凌汝成工部

答吳參議

寄朱象玄

柬徐汝厚



再荅汝厚

東李于鱗比部

與叔夜太守

再與陸仲子

與黎戶部

再與汝成

寄顧師錫比部

奉雙江先生

卷八

與袁履善

寄袁禮部

再與汝成

再答叔夜

荅陸汝陳

與陸太守瑚

奉姜比部

奉東臯先生

與貞山先生

東宋吳縣

奉樗菴先生

與李東昌

答陳子兼提學

與朱大尹

答張石川

荅袁仲

與宋吳縣

荅李東昌

答方生

復履善

復峻伯

與虛齋王中丞

荅鴻山先生

與皇甫開州

寄陸象孫

寄吳子克

寄袁履善

與王提學

與許邦才

鳳洲筆記尺牘目錄終

鳳洲筆記卷之七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書一

荅陸象孫

塵埃中忽枉瑤槭欣躍拜啓俗思如濯槭後復綴佳詩格調悲壯讀之不能已已昔者孟浩然掩跡布衣王右丞以清貴近僚無意推轂祇作詩贈之曰知爾不能爲孟稱獻納臣愚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致痛恨於右丞也足下蕭淡之

趣間少讓孟生而綺麗雄深非彼所及至於淪
落偃蹇又或過之僕妄謂知足下不後在丞而
所自處則有間也僕少壯登朝不善揆量亦欲
如足下以雕虫之技取重於人人而譽者卒不
勝其毀者譽者如風披拂一過即忘而毀者如
雨沾濕透入底裏加以懶性求便身不求便時
好走馬謁貴人流汗趣返遇有軒輕不肯屈折
求容雖知其非質之所近難挽也僕隸政大理
且二年矣尚未得一官足下試問北來人謂僕

所見愛厚者誰歟以故知足下不敢言即言之
誰聽也即聽之又誰肯為之力也僕自顧已矣
駑鈍之才不復受鞭策矣需次垂及冒濫一官
請告而歸買小舟期足下游行名山大川不問
所嚮遇好便留博其所見聞之竒落可愛可駭
者蓋足下不止今足下僕不止今僕也而後歸
歸追而力古先所以作者之旨而後發於文若
詩庶幾哉足以成一家言畢吾事耳他則何望
夫僕進矣而為退者言足下必不信足下嚮所

謂淪落偃蹇者也壯心不已亦非僕所信也請
置功名二字勿道士君子有出於功名之外者
足下其熟思之詩當和適送孝烈后梓宮徒步
三十里歸氣息纔屬勉強作書不及詩至寒暄
格語亦不敢以問曩和哭子詩小兒時作足下
姑取其情棄之可也

上朱大卿書

辦事進士王某頓首狀上廷尉相公執事某昔
者蓋讀柳子厚上大崔卿啓其爲文僅十言雖

多委折瀾伏大要不過求遇已耳某高其文竊
復卑其人云夫以子厚之才不稍自貴重蘄識
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崔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
匐自獻某以爲罪在崔公也攷唐史卒未見薦
子厚茲啓亦贅癩哉某旣傷二公俱非能愛才
者而致慨於文之難遇也某少歲粗曉窺弄筆
墨便得解去旣釋褐從諸薦紳先生後觀記觸
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鄙劣習賴成癖不
敢與今儕輩競晉顯退而思欲效尺寸於古人

俵俵焉若師瞽無相執翼行哉幸而以職守隸
門下執事者不以他屬吏視僕庸敞帚且游
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能望子
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者
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謂有也且某周
旋於省役者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閣者某不一
二面焉執事方吐沐延攬而某縮焉如畏豈直
以勢分懸隔不救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
妄意束髮誦書果為何事既鮮先哲之長迺效

其短耶執事不以督過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之愛至矣某直不敢當
耳抑某聞於穆叔其次立言去德功為品三也
假某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執事之
愛必更至使子厚求遇其文執事未必取也願
距今竊祿之載衡畧未涯所有進者磨策駑純
微見於世以無負執事亦願執事推愛某之心
愛天下之勝某者更進所望望焉不勝幸甚同
年李先芳濮人刻意五七言律邇時名家不知

合置誰方坐使事故尚未及侍下風其人寔勝
某不敢慙也某皇恐皇恐死罪死罪狀上

與棘寺諸長官

貞無似幸得以職守隸役貴署辱諸君子不鄙
棄之降屈齒位加接援使得廁案從之末席惟
是不肖之身承君子之下風歲奇半矣入則二
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縱以談笑師師怡怡削
隅混流貞也敢忘已之賤且以拜諸君子之鉅
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効一職寄跡焉遂與

諸君子隔山初亦意棘署雲曹相距僅數舍許
念邇室之未睽慶爾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
司寇嚴稽覈升散之期迫于外酉案牘索擾數
舍之武不能屈諸君子玉趾又不敢以望舊游
之軌右領而盼促步以感諸君子其毋望其薄
哉竊稽近事多以服章相贈何者欲其佩著曾
表毋忘念思然某以為思固莫涯物則有散敝
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之戒曰贈人以
財無則贈人以言藉是不揣捐前直易置粃畚

鳳洲筆言卷之十一
三
絹身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領君子
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乎
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悚息以啓勇
躍以俟亮不虛予之誠罔敢多贅

與陸先生書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思玄體妙出入今古事
之文至此也某所知者海內王參政道思唐編
修應德二君子號稱雄傑然皆從氣任性不加
裁割王稍具節制已落宋套執事之文如水中

之月空中之相窮極幻變而不以為怪如太羹
玄酒而不以為淡僕間與吳郎中峻伯論之謂
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至黃勉
之輩亦撥六朝諸公之遺棄聯絡而成章僕私
心怪之以為如闔門小兒鬧肆器具錯亂萬狀
不過一泥木胎耳不直一錢也學者多紛紛好
效之可博一時虛名此于文何益執事探反原
始削去浮靡吁可重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
時見家君論當世人首屈指執事便欲得如執

事迨及牽迫科舉之習稍厭奪之而未能既取
進士亦謂幸尚及壯時粗有所見於世而踈懶
之瘠切入膏肓跨馬候謁達官如使絕域更見
同事者面頰流汗少小作態不自梳櫛後不復
能梳節朝起假手僮輩抑按之甚苦便欲盡削
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世耶先祖歷中
外以政事名豕君爲御史苦自勵名亦不薄獨
貞僅僅得科第已耳幸省務頗號閒散清晝晏
坐間發一念悉取經史兩漢讀之或有裨益尺

寸於古而銳力卒不勝其懶且置不讀矣執事
謂僕多所述作所聞妄也僕猶記十五六時見
執事魁星橋里第與史由寶藏鈎大呼不少讓
執事笑指曰此子當不落下茲特未閒習見長
者先輩禮不分爲童子然氣槩亦可取也執事
故畧其速成之罪而與進焉使今見執事消沮
盡矣執事能更取之否京師處分太奇無一不
可告亦無一可告者人便聊此通起居寒凍草
草不悉鄙懷更祈爲天下自珍愛

與所知

昨來接得教翰勤勤懇懇謂僕以使酒得名而重督過者僕幼無所識知束髮為文弱冠登朝二親之外誰肯見規而執事獨以肝膽相照荷甚荷甚雖然謂執事悉僕則未也向僕在家時籍家君之庇無有內外侵迫足以困心衡慮歲時漸益頗抱淪落之感故于風月清適之夕間與一二朋儕呼酒而飲披髮而歌前後無所顧忌往往樂咲至旦而鄉黨忌者遂且目以為狂

今既齒仕版被衣冠而日與海內之賢貴相徃還加以世情莫測人道貴周觸吻攝手便張憲綱耳聆目眇更屬陽秋僕雖至愚亦何敢使酒哉頭顱似舊意氣頓衰時俗之態浸淫幾化則有之耳他無慮也六月選南北未分僕惟閉門自守存其自來何不高足先據要路津僕非惟素苦要津更乏高足此特可告之執事然執事亦未必是此言也家君聚首未幾而復有楚役柰向奴輩慎約束之

鳳洲筆記卷之七
八
答虞山先生

遠辱降屈年德手記垂問不以後生禮待其甚愧卑末何敢當貞幼無所識知私亦好評隲曩輩逸德至鄉長老所推讓而不敢以其名稱者必曰陳虞山公云其所行事論奏古直臣也私以為公果古人耶吾不得見之當得其所著述其今人耶吾猶可以備執鞭之馭稍長則聞公自南贛歸虞山山之去吾太倉僅百里耳公又康健善飯垂二十年餘而某竟莫之識也豈某

之好善未篤結習未忘朝夕從事于章句而其所得所養者殆不可以見大賢君子抑亦愚受數竒蹇若尼之使不得出于大賢君子門下坐是恒私自咎悔立志卑退遠弗建少時而一繫仕版失足塵途燕京距虞山蓋將四千里而遙夫不能以百里見而欲以四千里通也某竊所未敢知也既而於顧師鉅處取虞山奏稿讀之便踴躍忘寐以為稍可以盡一二某不得見公得見公所論著如古人足矣迺忽復枉以書先

少捧檄拜啓乍慶乍疑滌手敬誦如語如覲某
何爲待此于公哉公又惓惓焉不以爲愚不以
爲幼稚而舉先司馬見勉某不及侍先司馬私
嘗侍家君語因識遺烈奮然有志焉然未敢也
公視先司馬齒稍後其著績孝武之際一也或
含弘以濟變或峻介以表俗制行稍不同其爲
通賢一也茲時何哉迺局體今又降矣天下公
論非上則下既不在上又不在下含弘濟變以
流病之峻介表俗以矯病之蓋昔者王虎谷先
生有三不得之說誠然然乃所可自保與復公
者閉門株守甘於不能耳公其許我哉師錫去
便聊布問起居之敬天暑伏惟爲道倍加珍重
以副海內仰望不宣

奉鴻山先生

近從象玄所得岩屋稿拜讀之五言冲澹清遠
入陶韋妙境七言亦不落唐人後嗟夫天所以
昌我師何至也就令握珥筆預蜜幄今局體下
矣不過車塵馬足間耳千百年後於鴻山公何

益世貞嘗謂孟浩然才力遠不遜王摩詰而卒以簡古勝之其境象意適殊也故知林泉之助自是才淺貞豕冠便辱收置藥籠中京邸奉龍門之馭使薦敝帚至以區士相與行年二十三所造僅如此曹中更無可効力惟於馬上席上了此長日可恨可恨別楮惡詞四脚見瞻仰倘不遂麾棄賜指摘焉幸甚其以爲可與進而推教珠玉一二焉亦幸甚

寄友人

握手作別忽忽十歲每念金玉間者濶焉故鄉親舊如昨否歲得無惡有司得無作劇否玉蘭海棠花下高歌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極與懶便近偶語吳峻伯云吾譬如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也附去一笑

答徐宜春

得翰教足下懸念及寄來物一一領訖知已於臘月前到任上下都安穩近水樓臺昔人所羨而甚者或避之皆非也吾兄必有所以處於羨

避之間者弟荷癖叨此曹職務頗簡於懶拙宜
之塊室燕坐竟日時戲拈弄筆翰大有佳趣恨
不會兄共之耳

答李新喻伯承

伯承仁兄念間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輩宣之
不覺愴然南望而雪涕也執事詞翰名家垂二
十年而僕以小兒號嘍無所窺見乃蒙獎許使
魚目得並薦明珠此情何可言追也僕昔觀與
足下落落耳既漸覩所作心稍敬愛之足下亦

折而與我好然古所謂知己則未也亡何足下
啣命東土濶逾半歲間特追過投分之淺愈益
係思迨復見愈益親且真也更見不知作何如
好耳僕寄綠比曹與繫伍接暇即不敢自弃
特深居簡出懶性宜之足下勉旃薄書見牽慎
無有厭薄一邑數千萬家生死足下喜怒中
畏也時政一新胡馬北遁勉樹良猗策名盛朝
珍重千萬千萬珍重惡詩二聊具情耳非敢與
執事唱酬也

答朱汝成工部

遠辱書及他詩數首悉得讀之甚荷勤拳知在
蕪湖能摻剔奸隱明於出納之防且當椎刀冗
沓不廢雅歌足見兄高致弟遠風度且一載幸
幸得與道山處每憶兄便走見道山既見道山
殊更憶兄也時事所不敢言其他寒暄無益之
語又懶下筆只此

答吳參議

閒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諸洞天

與塵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
自有一種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案吏
耳不然那得有此官有此地又那得幾許才作
如此詞翰耶真愚懶備乏冗曹墮落囚牘中俗
骨已證成且不敢與公通契濶况敢効酬和也
公日啖交梨火棗玄獎桂脯欲以昌俎屈芟薦
適足致嘔吐麾之耳承俯引唯有荷念餘不多
及

與朱象玄

世貞頓首象玄仁兄太史足下昨辱教云云欲得爲陽明輩五公補言行錄其善盛心也僕竊乏揆量蓄此志久矣旣以聞見謏劣不當是非之筆又無足爲諸君子重且信者故恧醜稻抑而未發然至一聞鉅公長輩語及斷簡小乘所偶記未嘗不私聽而留臆也足下行縮史筆望實兼茂稍所著述將遂示永永茲幸辱顧及僕則何敢終弃謹疏所過見備智者萬慮之一其試采焉廊尚書埜事太宗仁宣英四朝無点行

爲御史以持法稱擢憲陝右尹應天所至有威惠人置詞至比包孝肅也力勸上勿親征扼權豎弗遂迨於敗死殉之其視劉子輔數公何忝焉劉少師健執政二十年親戚子弟無一人親謁得官者弘治敦茂之風少師是培迨末節尤號奇偉固學士大夫共知也隙者誣以忌才亦忍矣羅侍郎玘博學而工文至氣節亦一時表表者西涯在相位不能去侍郎首書責之寰濠持金夜致餽侍郎從後門遞去先幾明決不折

不涅難矣林尚書俊位郎署上書陳國家大計
詈奸璫下獄幾死歷官無得少瑕庇之主上新
蒞阼杭顏回天難進易退海內望以爲麟鳳山
斗也雖不能贊易儀典獲斥身後於尚書何損
哉胡端敏世寧爲兵備治盜梟權不在陽明下
發寰濠伏端首被烈焰殆復起躋顯位立朝三
四載前後過數十疏具明達政髓實陸未易勝
也垂歿家四壁立可以識端敏矣謝文正雁行
劉少師廉則姜叅政昂梁司徒材介則少劉傳

忠傳尚書珪靜則邵文莊寶魯司成鐸功則彭
少保澤五尚書文定敢言則霍尚書韜似俱不
可遺者在古文德行互借不朽諸君子得此書
益光顯令誼無待言倘太嚴多黜不使與天下
將復有料理而更張者非所以示不朽也足下
其思之

答徐汝厚

兩辱翰教并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云執事
苦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饘粥無過秀才時此極

是好消息也大抵士大夫最受病處在一出仕途便求與秀才異只此念頭不得不做盜跖絕去此念便是古人為己工夫吾州前輩如公者亦不多見矣某近來無事頗亦稍窺識一二每恨嚮年與公相處時徒以浮氣待人以忽其遇事以麤心看古人書以滿意作詩文終無毫髮進益且得罪同行不少也別幾兩歲餘矣歲抄顛望北上為連牀笑語想亦同予裏也來教云洋山任稅蕪湖極不得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

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我欲絜身誰當其汚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戴子欲為謁洋山之計僕與洋山誼不淺還書止恐彼不察因而見罪乞為道意月來觀世情薄惡頗有張翰之思聞故鄉薄惡尤甚且復暫已進退之際可畏可畏冗中疾揮潦草不悉春盡千萬自珍重不宣

再答汝厚

昨始得袁舍人書及蝦米向兄發柬時謂此當最先到既乃最後到可笑也僕循次作一月老

獄官長日宴坐殊更憶孺子風度不淺淺今冬
北來謂可續舊時語笑但歸思益憧憧地茲期
或南遂相牴牾亦未敢必也惡詩一聊錄去僕
邇亦頗微解獨於贈寄執事甚加意而甚不愜
想是執事緣薄又不知我緣薄也呵呵

柬李于鱗比部

昨得兄二選謂是晉以上詩偶別書示霽寰霽
寰亦謂是晉以上詩也僕茲有二喜喜霽寰能
知詩喜僕是非不甚大謬忽見投送楊侍御文

令人歎羨至不解今世作史漢文類不過剽竊
字數耳兄不獨得其字且得其句不獨得其句
且併其意得之珍重珍重張此文壁間心賞首
可數人不復尋究肯繁而漫稱好者又數人已
執事不可無僕也一笑

答叔夜太守

遠辱手翰知兄案牘紛擾間尚復能見念也屈
指為別時忽已兩歲人生能得幾許歲耶乃堪
作如此大別邇者兩於奏牘中見兄大名丈夫

得志及物固應尔尔如弟輩不過隨衆升散昔
人所謂負却長安米者何是言弟自兄及伯承
去後頗懷流水之歎省中得峻伯于鱗諸君子
相信幸不大落寞耳履善恐復有左奈何昔人
有投戈講藝者小小刀椎何足奪兄雅什倘不
即見弃時賜惠音為感

再與陸仲子

前歲得足下手書及詩見示僕特謬妄無所識
知更以功名相戒邇後絕不聞問兩歲矣豈以

僕浪言不足可否耶抑猶以此言為嫌諱恨之
耶今僕尚未得_歸而足下方進未已也則是浪
言不足可否耳足下鄉前輩長者僕後起幸俱
不憐罔於昔賢所長俱有一二得足下固高視
一世而僕自待亦非淺淺者乃而忍弃僕也僕
多迂僻心厭薄世所謂臺閣文字而又不能為
六朝綺麗語志遠而習近其於功名之際亦頗
抱鷄肋之感久矣河清幾時名山夙負卓自愛
眠食當不令陸生備擲名一鄉也中夜忽夢賢

器掩抑摧沮若訴如避覺來悵然踰刻豈以樞
尚洎淺土未安棲耶或有托也不揣草草作一
傳固不足見其大然於情性似有微近足下能
漫視之否近作頌書一卷見教及新詞可度付
雪兒者亦希錄來前見足下太倉志水辦極佳
或可商者不但此耳

與黎戶部

屈指別兄時忽已過歲弟竊祿亦垂九月後會
未可更期白駒忽忽亦復增懷感耳近聞有似

事駐抗州老子興故不淺西湖泉石烟霞俱屬
管領扁舟步履與車塵馬足當不啻爭勝毫茫
也象戲想益高矣弟袖得一譚三五日字休悉
漫滅不及少開卷兄亦解見憐否

再答汝成

得六月書知足下自蕪湖而南闔宅俱清吉為
慰清操兄所素樹而彼地士民誦恩德以為數
十年所希有者吾榜瀛峯在淮亦佳仲岩初往
尚未聞問故應佳耳上君子於朝廷官職豈可

有所擇亦豈可有所厭惡以爲此足濡渠夫不
取必於已而顧取必於官此乃所以爲濡染也
假使兄在部不過朝夕趨散亡大踰人者而蕪
湖一任遂尔况絕兄以爲蕪湖益耶否耶南京
廿一史板欲得兄與戒亭處分一印當令家間
奉價前作惡詩卷呈上弟近來微有所窺見乃
知此道之無窮愈近之出當愈難賞鑒者當愈
少也何如何如今兄先生時得面晤其情更真
想兄樂聞者南野何時北來此間縱有投分非

形外之契也愴然愴然

與顧師錫比部

別兄忽已過暮每念風度令人恍然欲絕此時
計惟與洋山相往還臨大江望鍾山之月故應
大佳不知此時可着王生否年來薄牘證成俗
骨聞兄亦自不少惟馬足塵土頓與耳向托訪
印廿一史乞命價即奉上須得綿帟者為妙家
君楚中幸健此間只如常時事處分弟所不解
亦無可奉告者自愛千萬

奉答聶雙江先生

教言雅贖忽及卑末悚息何敢當之某勾吳鄙人也少長椎鈍行能無賴粗解句讀便入仕路無良師友切磨之益或就耳目覩記不平之感意氣觸發或從詞章研諷一二窺見而非有真得近裏者就正則嫌近勢服踐則疑竊名曰戰多負乍銳且輟自顧謂何末之難矣天幸不終弃之得一從公獄中公雖章彩外晦而神明內煥微接緒論遂爾醉心迨於大學臆說知晉稿

之寄令人恍然若出泥塗披冷飈而濯甘露也執事直叩真委自發玄竅而簡易可循吃緊為人喚醒面目不假數言而具僕雖未得其門然已非吳下蒙矣但有憤悱不遑之見敢求正之門下致知之說本自該行行有未至即知有未至其間不容毫髮相離者然真所見鴻儒碩德爲一時之表率其議於堂之中者議於國十不能體一也豈化裁變通則非愚昧所可測耶以道事君與辭受進退聖賢最不肯輕放過夫子

鳳洲筆記卷之六
主我衛卿可得而斷之義命至淺淺之說耳以
為舍此說得乎遇主於巷納約自牖巷而不遇
牖無所納格物之功杳矣失身之咎謂何某志
在狷者之不為未達其它也公其釋予之痼哉
使返聊此附通起居泉石無恙歲月無苦一身
事業今日以前忌者能抑公萬世事業今日以
後忌者不能抑公也免旃自愛

鳳洲筆記卷之七

鳳洲筆記卷之八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書二

與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暇登太山望溟渤攬轡鳧縹之墟
追吊往勝錄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珍重足下
舍我去朝夕索焉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
無由飛越兄以朗博之素際茲大觀心目更拓
齊物俯世弟何敢窺其涖哉計使事畢當得取

便歸省泖湖魚鳥不驚春舫秣泉秘人逍遙相
羊身漸自遠弟近亦有于鱗可見也快不令足
下共之象玄遂得留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
得知其故一咲

與素禮部

行時辱留教戒心腑之銘也計此時抵家已久
伏膺稱壽備極人間之樂君身固自有仙骨
得享如此景越耳眼前所最交好者雨泉已去
公繼之最後太冲亦有差獨留僕每出省署中

跨馬無可適竟日作一癡醉人近來微戒舊失
荆棘頗少然終鮮忘形之契也柰何柰何雨泉
甚得蜀中士子心劇可喜然更無一書相及貞
山先生日相與何如冗次聊附候問不悉亮之
亮之

再與汝成

久闕候問起居良用懷想伏聞宦履清適闔宅
靜佳爲慰令兄相與甚至比日忽喪一子朝夕
悲念可憐弟謂造化戲人百端此特其一止不

可落彼教中適意處殊非真適當知拂意處亦非真拂也渠雖未首肯然亦稍解矣兄素諳此趣者何如戒亭同朝夕相處爲樂固自真偶遇薄冗作兄書不及另啓幸致聲

再答叔夜

遠辱翰教良悉至懷偶見段比曹自云與兄曩日周旋道德政縷縷皆古循吏之規也丈夫得志要令有所舒展便終日作老博士畢竟具何結束耶弟鄙質如舊幸曹事少或可藏拙太冲

有决獄之行覓假歸省計尚及伏臘來諭周子日日在風塵間不知王子亦在風塵間更無益也先朝于肅愍一詩兄記之否弟願兄袖手而見不頌魏橐而來山東錄中之作私竊已奇之又疑不類果然果然向時絕愛兄楷法何不自草一束今吏代之乎冗次呵凍柯不悉仰希照亮

答陸汝陳

遠荷牋教叙致寒暄兼及箴切別昏所示鏗然

之音卧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
日涉成趣高枕短屐謂是平生寄懷載諷投筆
之章嗣籠覽累之語始悟英氣捩然尚在眉間
如近日孫太初輩非忘世者也僕受委凡陋筋
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足之念雖未謝統縶
駟同芟荷暇抽往哲遺言粗若窺見下筆忽遠
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以抑滿示虛又廣僕
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曩
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醉後白眼見增禮法足下

所覩私亦壯其襟吐世變觸日日更消阻瓦缶
土質中實樛然未滿何抑固虛奚示北地信陽
素所膾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之鉅望
著書館閣鳴國家之盛際僕寒蟬饑蠖吸露伏
稿侯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懷茲
詞翰兩絕始信嗽玉御珠尚多待賈孔彩汗血
無假窮荒如足下與之皆翩翩錚錚后出之彥
時乏林宗彥將之蒸遂爾淪落幸致聲自愛

答陸太守瑚

遠辱翰教勤卷無已并拜素冊之惠良深荷念
伏惟道履清勝吟思比倍為慰更聞新築別墅
時曳杖往來城居殊少此趣故大佳僕輩碌碌
惟有俗骨證成何足與此吾州數十年來僅得
錢守復以憂去晴日幾何更又堪一番風雨也
大約多待新郎君此係一州氣數非小非小午
江公得遂相與過從謔浪頗洽忘年之契近始
補任江西彼以為遲僕猶恨速家君在楚滿又
候代人未至想欲聞者冗次呵凍極不悉保重

千萬

答姜比部

伏聞執事按獄之暇弭節敝邑辱賁寒廬內乏
應門不得少款後車之御執事未題凡鳥返甲
德音知荷知愧來教敢便展謁桑梓于公高門
故應車馬如姪匆匆徒有仰羨而已使旋聊此
通候起居冗次極不悉伏惟照亮

奉東臯先生

自執事去敝州垂二十載州之老稚習見聞者

誦德政如新每長吏大夫有不可意輒曰此王
判君耶既乃知執事縮後雄郡行在震於火以
徼人不戒坐罪於執事遠徙遼左私妄以為天
果禍善人耶亦不宜至此烈所謂不可意者固
晏然也然榜掠頓喪之後重以脩途車怠馬煩
而執事健狀啖食無恙此非神翼默相將降大
任殆未臻此州志采入名宦一時握管者順民
心為之尚恨少悉公耳今器待接見恂恂恭慎
稱其家風者意故告婁侯家父到發之不悉云

與貞山先生

伏承太夫人奄棄惟是純孝摧戚曷鮮太夫人
上壽今考越有聞嗣奕於再世其何以憾焉執
事宜抑嗇毋令過禮僕羈守不得歸致生芻之
拜謹南嚮盥授不腆薌幣伏惟鑒入之前月曾
辱寄左氏鐫幸牘少間假休沐卒業頑鄙未窺
見一二然於援証核駁無假累帛疑義躍然痲
癖頓洗真漢廷老吏筆也當令盲老公心服地
下矣所諭孤樹哀談乃閩人李侍郎集聞已托

梓人僕向從來履善處錄之比舊十益五六大抵多間巷不根語聞中妄欲刪定既復自咲此不過增眼目一重魔障畢竟何益執事但從履善索之見當自厭也

柬宋吳縣

伏承累卷蒸言霞綯逸思川涌既閑案牘不廢嘯歎良羨良羨所湏拙作年來懶入膏肓非但酬應爲苦至於對帙目眩拈筆指酸譬之饒燈照杯即明梳績便暗耳重虛來命之辱柰何別

忝披覽窺兄惠造吾民大念暨及永永第淺昧少在海陬旋困仕從未諳鄉俗一言不當恐流禍於父兄莫覩所以復也亮之亮之

奉樗菴先生

自執事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畢指側目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之於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頽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面猶冀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

在下爲公論在上爲公法公法立公論自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一二載不惟行者絕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爲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爲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即不拂民以從已能強已之所不肯以從上之所肯耶即不納勢招期能禁它人之盡無招納耶即不昏夜踵乞遷

轉之際能一無叩講而自遂耶又能喑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噤絕無一言耶言之絕無禍耶又爲能伎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婿人耶此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無罷或以罷故爲憤恨愴惜誤矣詎今而後田可農親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故僕謂憤恨愴惜此愛公而不知公下石當路未爲愛公而未爲不愛公

也僕愚鈍無所窺識然於父師之教側聆一二以爲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跡有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已之不能夫子而見南子不量已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曉曉然而議也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遇巷耳吾以隨世而物利物耳僕未敢遽議其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於時左遂奉身而獨繫或勢與念拂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矣且以爲糟粕且以爲草芥而據益峻視益廣行益

怪而難企嗚呼鳥獸不可以同群我豈其異類耶僕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溫恭之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戒名近裏達表於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茗及披手牘之惠諄切相勉僕志習汗陋牽迫鷄肋教感特不至叛名之作小人它日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與李東昌

足下五馬就駕體中憤憤遂阻招提之錢更承
不棄遠飛教言計履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
牘咸目牛游刃聽折之暇或登樓望嶽或省駕
齊墟付餘解於歌咏體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
流使君也弟日坐省中譬若籠中之鳥毛羽楚
楚顧影羈牽雖效悲鳴誰爲釋去明秋或可得
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儀嚴重
閤人不察謂是游客湯逐之耳

答陳子兼提學

世貞前月作刑部郎矣身是念佛比丘驅從屠
伯強復持刃手勢終不似也足下去此不大落
翼爲有定山在定山復使婦矣得暇即閉門昏
卧間一策馬適長安街竟無所造盡日悵惘功
名之士都從應酬上有情有情之士却從應酬
上無情此可爲足下道也

與朱大尹

都門握手僅過三月想念之切便如隔年耳目
又更幾番新矣懶散情情不學無狀猶是楞然

故吾也居恒念兄得操政畢志大覆露數百里
人宅日循良之續民不絕謠史不斲筆丈夫不
朽之上計曹郎鎮日升散車馬間何啻霄壤也
昨忽聞山齋周先生計令人驚噓累刻此老出
處大節無可摘訾之而宦體之通練操持之介
卓非吳子輩中人也風俗薄惡翳此老是賴造
化作何意態頓然奪去典刑漸邈能不悽然吾
兄樹表風勵素所經心今此老俎豆文莊恭簡
之側號鄉先生亦不大怍色沒後知已漸遠漸

寡萬勿使措大弄筆有兩賢不相值之歎弟少
時齷齪登朝三載無便謁歸鮮半日之面意亦
為兄助一美政耳勿罪叨贅冗次手書不悉仰
祈原照餘惟厚保嗇道體秋冬間掃門以候也

答張石川

承示縛虎行及扇頭二作鑑然大雅之教僕若
披塵土而吸清冷也復聞入苕溪社與劉司空
諸君子倡和裹糧放搢徑旬不返高枕短屐逢
勝即憇至於家人生產絕靡嬰慮方悟尚平小

子非真不俗者也僕本駑鈍強効鞭策野性未
訓無一可道間意謝病投効歸從杖履少奉清
燕之談頑體健飯難以自引進退觸藩重自憫
恨耳

答袁仲

履善來盛誇足下同汎石湖之楫分韻角險當
時頗亦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
九秋之隔中間耳目新詭變故百出宛然足堪
半冊史記也僕一懶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

案牘應酬困之若比丘操屠刀靜女習倚門知
者憐其非素不知者咲其非似袁仲足下湖山
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場夷猶亡是非之
鄉此樂何限履善別致迪功五集云出足下家
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健鶻搏風殮芝吸露快
爽種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
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飾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
益羊醇也昔人得魏收文輒投水曰吾爲魏公
藏拙此非真愛魏公人也以爲不愛魏公不可

足下果徐氏忠臣且急謝劄劄留迪功前集名
世之語豈在多哉僕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
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賤職未定踪踪明秋
或可取使道過吳門索醉也

與宋吳縣

太浦至將兄教儀殊愧太重亡可當詢南人靡
不噴噴道德政前過趙長洲同時朱崑山並美
也崑山既自高第入瑣垣公論尚未少此地亦
何可久着兄少遲之爲吳民借寇耳爲別半載

驚心萬端賊入近甸殺掠九門作九邊儒官操
戈受甲以從事又天子創別失事大處分狼藉
途道第日夕眼淚洗面耳賊來一大機關也賊
去又大機關也郵天威振刷嬉恬如故乳將債
帥紛紛滿眼柰柰何何聞吳中稍可望有秋然
脩邊募甲萬費填委勢誰藉出不過刮舊逋增
新額而已撫煦宛曲上下不病非明府君其誰
耶今日不敢云杞人之憂直剝牀以膚者其幸
垂察呵凍草次奉復統祈照宥

答李東昌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攬聽逢迎歲月謂少
而能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橫
詞翰萃成卷帙惠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
無遺一丘一壑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踈質相
此熊本遙強就束縛隨人咲語邇來聞有覈察
倘緣此得解便還故吾但家君連被委任事勢
匪輕進則虞身退猶歉報烏烏之私中夜芒刺
執事舉以見賀意猶未悉僕也自執事言離

司變故叢沓遂爲危地僕雖未膺厥責亦復何
心將來日浸日溺難究結束一着浩歎而已別
來唯手談竟能勝素宋諸君此可爲告

答方生

足下多遊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或多隱淪獨
行托跡逃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
十年名家猶令誰陰少年鬪力惜哉

復履善

辱寄途間諸詩讀之鏗然之音也知小滯且特

與子良汝思峻伯相倡和不落寞矣發書計已
過江辟暑未就道朱櫻鮮筍晚市尚饒盧橘楊
梅漸累累黃紫矣簫鼓畫橈夷猶淞泖間非證
成仙骨者那得享此致耶此間只如常家君近
遭回祿行李畧盡荷

天子不即加非薄言禡秩但將來勢任愈難圖
報益重中夜芒刺無可計耳足下問馬市尚未
見次第或少緩目前譬如象戲主將爲敵逼迫
多以別子餌之少遲數着終無勝計也

復峻伯

前辱兩書及留別之作詞意藹然昨又得安平
信知途次極平善雖小滯然與汝思子良履善
三數君相還往不落寞也計茲時抵天目伏謁
九十翁依膝邊尚堪作嬌小態退侍茗溪公酌
烏程酒薦櫻筍鮮鯽種種可想味也此間風色
只如舊世情恐又稍非唯一子鱗耳此子聞更
將擢去京帥何用僕爲也馬市議目下頗就緒
士大夫便復高枕此太可憂且亡論意叵側便

今歲不犯邊亦苟且支持計耳苦旱已淡服素齋兩旬日止求得風霾靜中一思之進退惟谷只眼淚洗面而已冊子如來教書訖拙序并外有奉寄之作錄扇附去希覽斥是荷

答虛齋王中丞

伏審峻陟中臺保釐東土三十年公輔之望今始少稱慰縉紳間也特某腐儒未解事不敢以為門下賀焉日庚戌秋變距已已僅百年耳禍似小輕其勢則大弱也

上赫然攬威賞大有所處分有司宜惕然日夜茹膽席藁自淬勵而今又八年矣縉紳先生靡不開口談兵食也而未有一事真足裨

主上不過削天下之財以供無益募天下之人以食餘財甚或借

天子之喜以張恩乘

天子之怒以示威耳虜至則頓蹙而憂身虜解則揚眉而冀措此非特亡念國家事也迺其知識罔昧苟且以為私計亦拙自雍并交豫幽冀

青齊間亡不召募峻供億移家徙矣昨又聞有
白搭挺殺令者此豈特漸已也上下人併心力
謝它役而圖其外猶不足尚可益中潰哉萬一
難作澤中拉然土崩誰爲支者山東喉領也難
作其勢日益重山東之勢重而執事之身日益
危展布日益艱某不佞願惟所以稱是三十年
者敢從效一得焉夫臨淄即墨諸槍手鑛人多
奸俠亡命伍也白蓮之役恃而勝得無易我耶
結事曹郎所集兵匪乏勇也以爲兵則不勇以

爲賊則勇宜急慰收之毋得令他豪傑用也更
望下教戢郡邑相令時百姓之力安靜填之毋
令易見亂臨清大賈沃饒垂虜涎久賊一入紫
荆飛騎馳奔若迅雷旦夕傳城下舳艫接甬干
計得晏然哉請毋謂遠不至也城下之師誰則
料入某切因家君以羈孤之迹蒙

主上不世之遇而授之以不可盡之職撫心衡
慮悚焉在衷安有所窺想而執事鄉大賢長者
也家君則何敢望名得不幸職似之矣故因而

獻其曝其少賜清燕指斥焉無任惶恐祝望

答鴻山先生

伏審疊茹荼苦扶服襄事某黜躬塵守不得奔
致生芻之哭僅從諸生後一效執管微勞然於
先府公懿德未能少溢些只愧間忽辱手書厚
惠煢然在疚不忘凡函之迪唯有感佩而已計
踰祥孝思當未紓先府公夫人享有上考物志
易戚終始儷備理人罕復遺憾天下之身幸自
抑嗇全之某竊祿浮湛如昨生平於泛然應酬

上大不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生書然
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募人積粟
未克刷城下之耻而中外晏然輦綾錦益之互
市之馬方來甘泉之烽隨繼今莒州賊執同知
滇土夷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
匪直已形特頃耳時旣比曆火之薪某恐不免
破巢之外也家君病體綿質一時之偶遂服重
任其間掣肘觸藩每一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
愛亦何可塵瀆向熟岩居諸稿真足名世我師

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八座疇可達素
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者世途
荆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敏願
從執鞭冀念門墻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
旋聊此布悃不宣

答皇甫開州

鄭園命駕魄復再員風雅在耳南眺曷即忽辱
教言及貺恍焉覲矣知頗隨牒奔走尚未悉肩
如公兒戲造物本來無損諸老公能無汗顏青

雲耶大才想足吟治篇什故應不少幸推教一
二承喻謹代珍重于鱗渠仰亦同之謝茂秦梓
集垂竟有翩然之思此間政自難得與語者兼
世事驚心僅有眼淚耳冗次手具不悉

寄陸象孫

久不復接教何棄忘僕也淵然之光且甚隔於
目矣僕祿食京師京師故天下所賓萃豪傑地
也於交游中郎巽得一人曰李于鱗其名攀龍
布衣得一人曰謝茂秦其名榛二人咸家山東

忠信重然諾不妄許與而獨交僕其所稱必僕也又僕稱於一君亦然其詩大槩宗少陵氏而李間或出沈宋即亡論古人亦獻吉仲默儔也吳下今名多詞翰家然自迪功外寥寥矣仁當於僕僕不敢言得二君迺始即證也執事北來與之上下磨切其論議必有相信而相成者謝集成垂去之欲妻子渡江僕知其於世亡所羨好所不能忘者名耳尊集向僅携一冊為友人將去幸見惠數本續稿雖未付剞劂想已料理

亦求副本一覽且傳同志聞周倅時越人陳鶴者挾其長遊謁周巾恰詭異氣色傲甚得也執事浮白餘興援毫成數章渠口噤魄奪迺去大快人大快人執事遊京師必有稱也

寄吳子克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求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上坐甚奇也雋戎警多調集材

官車騎鉦鼓連道戈甲戛札謂山人慨然有封
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勛不則亦采雄勝之
覽成鏡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寥寥也豈棄僕不
足教已之耶度茲時已抵家洞庭始波木葉微
脫桂醕棖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
口津津聳臂助一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賞耳謝
西溟集完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
也

寄袁善履

前有扇頭一詩奉寄不知得達否知七月已發
足茲時可在道計書到日度嶺也生世爲縣官
德揚意被荒域甚際際叅伍情法原本仁厚此
執事素也嶺西山水甲天下小有瘴烟霜車所
度當自披拂弟茲碌碌已奏三載候殿黜未報
世事詭變無日無之虜綠我兵勢集少奪寇意
羽檄旣解大將軍從容統全師出不過作一番
蝗耳京師正不問僕一身如僕一身亦自重知
復何如唯長有太息而已兄到家食葺驢已厭

足始泛舟歷南中山川嘗荔枝桂蠹僕固乏仙
骨何敢妄希覬也謝山人集將完向我長揖為
五嶽遊計強挽不得朝夕相處祇一李于鱗可
憐耳

答王提學

萬里將書兼携巨帙良悉所謂甚厚期僕也僕
何以當之追唯曩游殊太草草獨以一二教語
下愜鄙裏瀕行投贈聊具仰止何能少重行色
不意蒙記至此能無汗顏執事程則司馬揆藻

沈宋翕然將一代之盛而又官嶺南嶺南山水
竒秀宏麗稱天下其所當於耳目而益於裏不
淺將必有的然傳者幸毋靳誨僕也京師交游
政難與語朝夕僅一歷下李生黯黯古色當遠
出吾人上陸沉散署足占世態來矣書以家君
擢賀未究深愛所存去秋偶緣城守便得超越
衆非厭服行能聊相慰借今令周旋寵貴乳哺
悍驕劇慮窮巧未嘗尋要領執事倘一體之必
見恤也如僕又何語退非子傳進非以言尸祿

觸藩慚顏如甲草木等耳何以自樹自見哉人
去急聊此附通起居別書扇志懷教照入

答許邦才

僕于于鱗知執事也謂執事負蓄甚宏而持行
甚介朗暢壁潔意恒不可一世士私心竊慕之
既得來教過自挹損見推僕若僕真有所能者
僕何能也少則長吳會吳會人稱善詩若文即
不以僕善詩若文然無可喻鄙意竟不欲善之
矣既游京師京師海內賢士大夫地也固宜多

善詩若文式有稱僕善者然亦無可喻鄙意竟
不欲善之矣賴天之靈獲交于于鱗于鱗不

予棄也朝夕磨切而進之且約曰然自開元後

幾千年哉北地信陽稍廓復而未大今彬彬名
述作者家雖無究於衷或猶有槩也文弊矣悵
悵焉瞽行而曠聽之二尺童子無不自稱下長
昌黎也何有哉世所以爲文者其原始於無識
而利於易得名又利易成負融顯者把持其柄
而脅天下使從我襲腥逐臭之徒紛紛然是其

是矣吾二人幸稍有知無怵且眩也又曰即它日無輕以語人而許子可信與語者益三年矣僕漸亦聞於世而于鱗名益高嗚呼世曷知所以高也故僕與于鱗寧自秘及齒而不恤然不敢不悉於執事執事向教諸作錢劉儔也其道無涯益異心而人之太夫人壽詩體執事純孝當作但自己酉後絕不習此體其罪毋予也

學程老姪進士

昨得吾姪書知已移疾及見邸報 旨意其嚴

恐不可得若此請不遂但宜安靜切勿討差也吾乞休之疏既不蒙俞允而元老 太宰相公俱有書督訖太宰辭更迫切不獲已勉出就道以避偃蹇可恭之罪但私情終難於出且川路險巇人情薄惡區區出處安能供輕重少年口頰以故只得再上中途患病一疏敢煩 臣致懇求荆石公選元老覲真公求太宰倘遂此請尚可留此半殘名雖不然雖馳驅禦侮竭盡心力恐不免於後悔吾嚮有條陳其實不言出故為

鳳洲筆記卷之八
此自絕耳今既不免則此議後來贅寵交游中
凡有所文千萬密示不一

鳳洲筆記卷之八

